

李洱长篇小说文库

李洱 著

石榴树上
结

樱桃

CHERRY



石榴树上
结樱桃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石榴树上结樱桃/李洱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04.6

(扬子鳄丛书)

ISBN 7-5399-2075-0

I.石... II.李...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4)第037926号

书 名 石榴树上结樱桃
作 者 李 洱
责任编辑 黄小初
责任校对 王一中
责任监制 刘 巍 张莘莘
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(南京湖南路47号 210009)
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(南京中央路165号 210009)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 7.625
字 数 16万
版 次 2004年7月第1版,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7-5399-2075-0/I·1961
定 价 16.80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街上传来一阵杂沓的脚步声。从门口望出去，繁花看见了小从红、庆书和李皓。李皓手中捧着一张匾。繁花知道那是一块送给自己的。李皓一脚踩过浅玻璃，也就摇过去的，



像阳光下晃动的镜子。要是意外的，匾上没有题的，应该是“一花一

界”。有那么一会儿，繁花仰起了脸。灯光照不到的地方，天光幽暗而浩瀚。那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好像正从天上传过来，传过来。



种上了麦子,那地就像刚剃过的头,新鲜中透着一种别扭。孔繁花的腰也有点别扭。主要是酸,酸中又带着那么一点麻,就跟刚坐完月子似的。有什么办法呢,虽说她是一村之长,但家里的农活还是非她莫属。她的男人张殿军,是倒插门来到官庄村的,眼下在深圳郊外的一家鞋厂打工,是技工,手下管了十来号人。殿军自称在那里“搞事业”。种麦子怎么能和“搞事业”相比呢?所以农忙时节殿军从不回家。去年殿军没有算好日子,早回来了一天,到地里干了半晌,回家就说痔疮犯了。几天前,繁花接到过他的电话。能主动往家打电话,说明他还知道自己有个家。繁花问他什么时候回来。她本来想说,村级选举又要开始了,想让他回来帮帮忙,拉拉选票,再写一份竞选演讲辞。上次竞选的演讲辞就是殿军写的。上高中的时候,殿军的作文就写得好,天边的一片火烧云,经他一写就变成了天上宫阙。好钢要用在刀刃上,现在就到了要用他的时候了。可是她还没有把话说出来,

他就又提到了痔疮。他说厂里正赶一批货,要运往香港和台湾,不能马虎的,同志们都很忙,他也很忙,忙得痔疮都犯了,都流血了。“同志”两个字人家说的是广东话,听上去就像“童子鸡”。可说到了“台湾”,人家又变成普通话了。他说,他是在为祖国统一大业添砖加瓦,再苦再累也心甘,还说“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,也有你的一半”。繁花恼了:“我那一半就算了,全归你。”

繁花恼的时候,殿军从来不恼。殿军提到了布谷鸟,问天空中是否有布谷鸟飞过,说梦中听到布谷鸟叫了。这个殿军,真是说梦话呢。布谷鸟是什么时候叫的?收麦子的时候。随后殿军又提到了“台独”分子,说他那里可以收看“海峡那边”的电视节目,一看到“台独”分子,他的肺都要气炸了。繁花说:“不就是吕秀莲那个老娘儿们吗,你一个大老爷儿们,堂堂的技工,还能让她给惹毛了?”殿军说:“行啊你,你也知道吕秀莲?不过,请你和全家人放心,搞‘台独’绝没有好下场。”繁花说:“张殿军,你给我听着。你最好别回来,等我累死了,你再娶一个年轻的。”

当中隔了几天,殿军还是屁颠屁颠地赶回来了。他脸上起了一层皮,眼角又添了几道皱纹,皱纹里满是沙土。怎么说呢,那张脸就像用过的旧纱布,一点不像是从山青水秀的南方回来的。他还戴了一顶鸭舌帽,一副墨镜,也就是官庄人说的蛤蟆镜。这天下午,当他拎着箱子走进院门的时候,女儿豆豆正在院子里和几只兔子玩儿。豆豆边玩边唱,唱的是奶奶教给她的童谣:

颠倒话，话颠倒

石榴树上结樱桃

兔子枕着狗大腿

老鼠叨个花狸猫

豆豆对兔子说：“乖乖，枕着狗大腿睡觉吧。”说着就把自己的胳膊伸了过去。这时候，殿军进到了院子里。豆豆今年才五岁，大半年没见到爸爸，都已经不敢认他了。他穿的是花格儿的西装，豆豆没把他当成“花狸猫”，已经算是高看他了。这会儿，殿军蹲下来，在西装口袋里掏啊掏的，掏出来一根橡皮筋，一只蝴蝶结，然后来了一句普通话：“女儿啊女儿，你比那花朵还娇艳，让爸爸亲亲。”

豆豆哇的一声哭了，立即鼓出来一个透明的鼻泡。殿军赶紧从包里掏出一架望远镜，往豆豆的脖子上挂。他还掏出一张照片让女儿看，照片上的他骑在骆驼上面，家里也有这张照片的。“你看，这是你爸爸，你爸爸就是我。”他指着骆驼，让豆豆猜那是什么。豆豆怯生生的，说是恐龙。殿军摇着一根指头，嘴里说 No、No。豆豆说是毛驴。殿军又 No 起来。豆豆不知道 No 是什么玩意儿，咧着嘴巴又哭了起来。这时候岳父掀开门帘出来了。岳父咳嗽了一声，说：“豆豆，别怕，他不是坏蛋，他是你爸爸。”殿军赶紧站了起来，把墨镜摘了。老爷子走过来，一手摸着豆豆的头，一手去拎那只箱子，还摸了摸上面的轮子。“回来了，也不说一声，让繁花去车站接你。”老爷子说。殿军问老爷子身体怎么样，老爷子咳嗽了两

声,说:“离死还早呢。”说着,老爷子突然提高嗓门,朝着房门喊了一声:“老太婆,殿军回来了,赶紧给殿军擀碗面条。”殿军弯腰问豆豆:“豆豆,你妈妈呢?”豆豆刚止住哭,泪汪汪的眼睛还盯着他手中的墨镜。老爷子替豆豆说了,说繁花去县城开会了。

县城远在溴水。溴水本是河流名字,《水经注》里都提到过的,百年前还是烟波浩淼,现在只剩下了一段窄窄的臭水沟。县城建在溴水两岸,所以这个县就叫溴水县,人们也就称县城为溴水。官庄村离乡政府所在地王寨村十里,从王寨村到溴水城二十里。晚上七点钟的时候,繁花还没有回来,手机也关机了。殿军有点坐不住了,要到村口接她。老爷子脸上挂着霜,说:“接什么接?坐下。你大老远回来的,有理了,不敢用你。”殿军知道,老爷子一看见他就会生气。他有短处让人家抓住了。一般人家,如果生不出男孩,老人肯定会怨媳妇。这一家倒好,颠倒过来了,不怨女儿怨女婿了。殿军坐也不是,站也不是,就瞟着岳母。岳母瞪了一眼老爷子,把椅子往殿军的屁股下推了推,说:“殿军,还看你的电视。真不想看,就出去替我买包盐。”

岳母这是给他台阶下呢。殿军正要出去,听见了一阵声音,是车笛的声音,声音很脆,跟发电报似的。老爷子眉毛一挑:“回来了,坐着小轿车回来了。”果然是繁花回来了,是坐着北京现代回来的。司机下了车,又绕过来,替繁花拉开了车门。老爷子和司机打招呼的时候,繁花向司机摆了摆手,说了声再见。殿军跟着说了一句拜拜。繁花扭头看见了殿军,把他上下打量了一遍,然后又

回头交待司机，路上开慢一点。车开走以后，繁花把手中的包甩给了殿军：“没眼色，没一点眼色，想累死我不是？”

那包里装着她的妹妹繁荣给两位老人买的東西。繁荣在县城的报社工作，丈夫是县财政局的副局长，繁花就是妹夫派车送回来的。去年，村里有人顶风作浪，老人死了没有火葬，而是偷偷埋了。上头查了下来，当场就宣布了，撤掉了繁花村支书的职务。是牛乡长来宣布的。那牛乡长平时见了繁花，都是哥呀妹呀的，可真到了事儿上，那就翻脸不认人了。那真是狗脸啊，说变就变了。要不是妹夫从中斡旋，繁花的村委主任也要撤掉了。这会儿，等进了家门，繁花又把那个包从殿军手里拿了过来。那个“拿”里面有点“夺”的意思，是那种撒娇式的“夺”，还是那种使性子的“夺”。殿军空手站在院子里，双手放在裆部，脸上还是那种讨好的笑。繁花扬了扬手中的包，对父亲说：“帽子，围巾，还有一条大中华。我妹夫孝敬您的。”然后她又把东西塞给了殿军：“接住呀，真想累死我呀。”殿军用双手捧住了，然后交给了岳父。老爷子拿出那条烟，撕开抽出了一包，又还给了殿军。繁花问殿军：“祖国统一了？这么大的事我怎么没听说？”殿军哈着腰说：“痔疮不流血了。”繁花又问：“听到布谷鸟叫了？”殿军抬头望了望天，又弯下了腰，说：“天上有个月亮。”小夫妻的对话，像接头暗号，像土匪黑话，两位老人都听迷糊了。老爷子说：“布谷鸟？早就死绝了，连根鸟毛都没有。也没有月亮啊！眼睛没问题吧殿军？”

上门女婿不好当啊。只要两位老人在家，殿军永远

放不开手脚。这天上床以后殿军才放开,才有了点当家做主的意思。他上来就把繁花扒了个精光。繁花反倒有点放不开了,都不敢正眼看他了。当他急猴猴地骑到繁花身上的时候,繁花用胳膊肘顶着他,非要让他戴上“那个”。瞧瞧,繁花连避孕套都说不上出口了。可是“那个”放在什么地方,殿军早就忘了。他让她找,她不愿找,说这是老爷们的事。他说:“你不是上环了吗?哦,你不是怕我在外面染上脏病吧?我可是有妻有女的人。我干净得很,不信你看。”繁花斜眼看了,脸埋进了他的肩窝,顺势在他的肩膀上咬了一口。繁花本想真咬呢,可牙齿刚抵住他的肉,她的心就软了,不是咬,是舔了。繁花突然发现殿军还戴着鸭舌帽。裤子都脱了,还戴着帽子,算怎么一回事?繁花就去摘他的帽子。这一摘就摘出了问题,殿军头顶的一撮头发没有了。

“头发呢?”她问。殿军装起了迷糊,问什么头发。繁花说:“头顶怎么光了?”殿军说:“说我呢?哦,是这么回事。它自己掉了,也就是咱们说的鬼剃头。”繁花就伸手去摸。什么鬼剃头啊,胡扯。鬼剃头的头皮是光的,连根绒毛都不剩,他的头皮却有一层发茬,硬硬的,扎手。繁花问:“到底是怎么回事?”殿军这才说,他站在机器上修理一个东西,一不小心栽了下来,碰破了头皮,缝了两针。殿军还拍着脑袋,说:“已经长好了,骗你是狗。”说着,殿军就像狗那样一下子扑到了繁花身上。

在房事问题上,繁花也称得上巾帼不让须眉。她不喜欢被骑在下面,也就是说她更喜欢骑在上面。有一次她听村里的医生宪玉说过,女人在床上要是比男人还能

“搞”，那肯定是生女孩的命。好事不能让你全占了，又能“搞”又能生男孩，天底下哪有这等美事？所以女人再能“搞”，再想“搞”，也得忍着。一句话，一定要夹紧。宪玉啊宪玉，你这是典型的事后诸葛亮嘛。早说啊，早说的话我就忍着点，现在什么都晚了，豆豆已经快上学了，忍也白忍了。想到这里，她心里有那么一点空，脑子里有那么一点迷糊，但身子却有那么一点放纵，是那种破罐子破摔的放纵。她来了一个鲤鱼打挺，就把殿军压到了身下。有一股味道飘了进来，她闻出来了，是锯末的味道。嗨，母亲又烧上香了，又祈拜那送子观音了。有那么一会儿，恍恍惚惚的，她听到了敲门声，好像那送子观音真的上门了。据说送子观音都是来无影去无踪的，而这会儿，那院门的锁环却被拍得哗啦啦直响，还喊呢：“我，是我，是我啊。”

繁花听出来了，那人是孟庆书，那是送子观音的天敌。殿军从被窝里伸出脑袋，喘着粗气，问那人是谁。繁花说：“还能是谁，庆书，孟庆书。”孟庆书是个复员军人，在部队时入了党，现在是村里的治保委员，兼抓计划生育。以前殿军最喜欢和庆书开玩笑，称他为妇联主任，还故意把字句断开，说他是“专搞妇女，工作的”。庆书呢，不但不恼，还说自己最崇拜的人就是赵本山，因为赵本山演过男妇联主任，知道这一行的甘苦。这会儿，一听说来的是庆书，殿军咧开嘴就笑了，说：“他可真会挑时候。今天我就不见他了，改天我请这个专搞妇女工作的喝酒。”繁花说：“庆书现在积极得很。快选举了嘛，人家已经有要求了，要求新班子成立以后，再给他多压些担

子。”殿军笑了：“压担子？这词用得好，很有水平，进步很快啊。”繁花说：“那得看他跟着谁干的。火车跑得快，全凭车头带。跟着我干上几年，蠢驴也能变成秀才。”繁花对着窗户喊道：“地震了，还是天塌了？有什么事明天再说。”庆书还是喊：“我，是我，是我呀。”繁花只好穿起了衣服。她还像哄孩子似的，拍了拍殿军的屁股，说：“乖乖别急，打发走了这催命鬼，我让你疯个够。”

外面黑灯瞎火的。那天空就像个巨大的锅盖扣在那里。繁花眯着眼，看见除了庆书还有一个女的。领他们进了做厨房用的东厢房，繁花才看清那是裴贞，民办教师李尚义的老婆。裴贞和庆书的第二个老婆裴红梅是一个村的，还是本家。裴贞以前也是个民办教师，很有点知识女性的意思，天一暖和就穿上了花格裙子，天一冷就穿上了高领毛衣。这会儿她手里就打着毛衣，不时地还穿上两针。繁花以为庆书和红梅打架了，平时充当“大姨子”的裴贞看不过去，把庆书押来说理的，就问红梅为什么没有来。庆书说红梅是条瞌睡虫，早就睡了。繁花又看了看庆书，庆书脸上没有血道子，不像是打过架的样子。繁花拎起暖水瓶，问他们喝不喝水。他们说不喝，繁花就把暖水瓶放下了，动作很快，好像稍慢一步，他们就会改变主意似的。

繁花想，看来庆书是来打听会议的事的。庆书啊，你急什么急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需要你知道的时候，我自然会告诉你的嘛。繁花问：“那是怎么回事？裴贞，是尚义欺负你了？不像啊，尚义老师文质彬彬的，放屁都不

出声的。”裴贞说：“他敢，有你给我撑腰，他敢。”繁花说：“是啊，还有庆书呢。庆书文武双全，收拾一个教书先生可是不在话下。”庆书说：“尚义对裴贞好着呢。”裴贞用鼻孔笑了，说：“再好也没有殿军对繁花好啊。我可看见过，繁花怀豆豆的时候，殿军每天都给繁花削苹果。”庆书说：“你也有福气啊，我可看见尚义给你嗑瓜子了。文化人心细，比针尖都细，比麦芒都细。”这两个人深更半夜来了，当然不是为了苹果皮和瓜子皮，针尖和麦芒。繁花就问庆书是不是有什么要紧事。庆书说：“先说个小事，令佩从号子里放出来了，剃了个光头。”

令佩是村里最有名的贼，小时候在溴水后街拜师学艺，学的就是掏包儿。他师傅把猪油加热，丢一个乒乓球下去，让他捏，什么时候捏出来就算出师了。那是童子功啊。他确实很有出息，他住的楼房就是他掏包儿掏起来的。半年前派出所在庆书的协助下把他弄住了。庆书经常吹的“捉贼捉赃”，指的就是这个。其实，他们是从被窝里把人家揪住的，那时候人家并没有“上班”。这会儿，繁花对庆书说：“改天咱们去看看他，给他送套锅碗瓢勺。组织上关怀关怀，还是应该的。”

庆书说：“狗改不了吃屎。他还能缺了吃的，缺了穿的？”繁花说：“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，不能一棍子打死。好，还有什么事？说吧。”庆书挠着头，又揪了揪耳垂，说：“有点情况。怎么说呢，这情况还真不好说。”繁花说：“有屁就放嘛。”庆书说：“情况说大也大，说小也小。你先听听裴贞怎么说吧。”裴贞好像没听见，头也不抬，继续打她的毛衣。庆书急了：“路上不是说好了嘛，

事情由你来说,我来补充。支书需要掌握第一手材料嘛。”繁花先纠正了他,叫他别喊支书,要喊就喊繁花,不想喊繁花就喊村长。繁花把门关上了,对裴贞说:“说吧,又没有外人。”裴贞终于开口了,可她的话绕来绕去的,没有条理不说,还都是些废话,一点不像是教师出身的。裴贞从她家的猪说到了她家的肥料,又从肥料说到了厕所,再从厕所说到了擦屁股纸。说到擦屁股纸的时候,裴贞还很文雅地捂起了鼻子。这时候庆书已经抽完了第二根烟。他终于忍不住要亲自上阵了。庆书说:“支书,简单地说,就是李铁锁和裴贞两家共享了一个茅坑。为什么呢,因为李铁锁家的茅坑塌了,没钱修。然后,问题就出来了。”

一说到具体“问题”,庆书的嗓门就压低了,很神秘,好像谈的是军事机密。他的声音被动物的叫声给压住了。官庄村西边靠水,北边靠着丘陵,村里的副业主要是养殖。毛驴,山羊,兔子,这是地上跑的;鸭,鹅,这是水里游的;还有天上飞的呢,那是蜜蜂,鹌鹑。用庆书的话来说,海陆空各军种都齐了。庆书本人也算半个养殖户,不过他养的是鸚鵡,虎皮鸚鵡,不是来卖钱的,用他自己的话说,是用来“调节脑神经”的。庆书说过,他有一只鸚鵡会唱《打靶归来》,一开口就是“日落西山红霞飞,战士打靶把营归”。这会儿,很远的地方,传来了驴打喷嚏的声音。繁花知道那是村东头李新桥一家喂的驴,快生骡子了,有一种要生杂种的兴奋。想到了杂种,繁花心头一闪,莫非裴贞蹲坑的时候,让铁锁给撞见了?还有什么动作?或许是李铁锁的老婆雪娥蹲坑的时候,叫李尚义给

撞见了？这种鸟事确实不太好说。

繁花喝了口水，稳住神，问了一句：“后来呢？”庆书这会儿干脆变成了假嗓，捏得细细的，哪像个行伍出身的，都快成娘儿们了。庆书说：“后来，裴贞就发现了猫腻，这猫腻就出在裤衩上。隔三差五的，女人的裤衩就会像那火烧云。可起码有两个月了，铁锁老婆姚雪娥的裤衩都没有火烧云了。”繁花皱了皱眉头，说：“什么火烧云水浇地的。你说的是月经带吧？”庆书说：“对，就是那个。两个月没用了。”繁花身子往上一仰长喘了一口气，然后又往前一探倒抽了一口气：“你的意思是？”庆书又点了一根烟，慢慢吸了，说：“娘儿们的事，我不是很懂。大概就是那意思吧。”繁花又问：“你是说？”庆书说：“支书，我说的只是现象。本质呢，还得你亲自去找。其实，这些本该裴贞来说的。大老爷儿们一说，好像就有些低级趣味，而我们共产党人最反对的就是低级趣味。你说呢，裴贞？”裴贞好像没听见似的，拎着毛衣，对繁花说：“繁花，你看这袖口该不该多打一针？”

“你看着搞吧。”繁花说。她都顾不上和裴贞客套了。什么本质不本质的，他们的话外之音就是“本质”。繁花想，他们无非是要告诉我，雪娥肚子大了。裴贞遮遮掩掩还可以理解，庆书你是干部，管的就是这个，吞吞吐吐的算怎么回事嘛。繁花就对庆书说：“今天的会议你不是想知道吗？没错，是布置村级选举的会。可是管计划生育的张县长也发言了，还是长篇发言。你是管这一块的，我本想明天告诉你的，现在就给你说了吧。上面千条线，下面一根针，张县长可是强调了，基层工作要落到

实处。计划外怀孕的要坚决拿掉。只要出现一个,原来的村委主任就不再列入选举名单了。出现两个,班子成员都得滚蛋,滚得远远的,谁也别想成为候选人。”庆书倒吸了一口气:“我靠,来狠的了,刺刀见红了。”繁花说:“还有更狠的呢,以后再说给你听。”庆书感叹了一声:“官越大越好搞,刀往别人脖子上一放,鸭子都得上架。”繁花说:“所以我要提醒你,我们的脖子上都架着刀子呢。我可不是吓唬你,我的担子重,你的担子也不轻。雪娥可是生过两胎了。”庆书说:“我就猜到上头又要抓计划生育了。所以,一听说这事,就赶来向你汇报。”裴贞说:“我可什么也没说。红梅月经不正常,沥沥拉拉的,问到了我,我这当姐的能不管吗?我笨嘴笨舌的,说了句雪娥月经也不正常,想沥拉还沥拉不成呢,庆书就留意了。我可把话撂到这儿了,我可什么也不知道。支书,你再看看,这袖口是收一针好呢,还是放一针好?”

明白了,繁花总算明白了。裴贞是等着看戏呢,都扎好架势了。嗑瓜子嗑出个臭虫,什么仁(人)都有啊。这个裴贞,心机很深呐。几个月前,裴贞也怀了孩子。她已经生了两个男孩了,一定要生个丫头。她那张嘴可真会说,说什么生了丫头,花色就齐了。还说不就是罚款吗?她娘家有的是钱。繁花就找到裴贞和尚义,又是讲国情又是讲国策,嘴皮都磨薄了。裴贞说,不就是人口多底子薄吗?懂,我懂。尽管放心,我们不会拖国家后腿的。小家伙们长大了,都要送去美国的。为国家多赚一点外汇,还违法了不成?不违法嘛。繁花就说,美国是那么好送的吗?送一个要花多少钱你知道吗?就凭尚义一个月挣

的五六百块钱工资？那仨核桃俩枣，还不够填美国人的牙缝呢。裴贞小腰一扭，扭进了里屋，把东西拨拉得哗啦啦响。那张嘴也不闲着，说，五六百块钱怎么了，那是干净钱，是一根根粉笔头换来的。这话比狗屁都臭，是在暗示有人贪污公款了。繁花说，我跟你说不通，我是来跟尚义老师商量的。繁花对尚义说，你不是五好家庭吗，只要你把这孩子打掉，我就让你当计划生育模范。“五好”加“模范”，每年就得奖给你三千块钱。再加上你的工资，给儿子交学费够了吧？裴贞又在里屋喊，三千块钱就把女儿卖了？繁花恼了，冲进里屋，朝着裴贞就是一通吼：“你怎么知道你怀的是女孩呢？你看见了？你撒泡尿照照自己，你是不是当丈母娘的命。我看你不是。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”镇住了裴贞，繁花又来给尚义做工作。她向尚义透露，修高速公路的时候，国家占了村里一百多亩地，补偿金已经到账了。她已经想好了，那笔钱谁也不能动，谁的孩子考上了大学，村里就补贴谁一笔钱，以实际行动支持教育事业。繁花说，你那大儿子不是中考第一吗，那是什么命？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，状元命嘛。一句话，你就仰着脸等着领钱吧。眼看尚义有所触动，她就又对他说，已经有红头文件了，超生一个，一把手就得下台。我要是下台了，那笔钱怎么花可就由不得我了，你不会盼我下台吧？这样软磨硬泡的，裴贞终于把孩子打了。繁花当时还长出了一口气，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，哪料到裴贞到现在还记着仇呢。这也好，繁花想，老话是怎么说的？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。现在全村女人的肚子，裴贞都替她惦记着呢，她倒可以省心了。